

历史复盘

四个世纪的新帝国想象

文/（英）约翰·埃利奥特 译/杨盛期

传统上，1588年西班牙舰队战败的故事，也被视为一个国家遭遇危机又自我救赎的故事——经历了危机和救赎的，是16世纪末叶的英

“上帝吐纳风雨 他们因之溃散”

胜利的喜讯传来后，一场举国同庆的感恩节与伊丽莎白一世登基30周年的纪念庆典，一道安排在1588年11月，日程包括为期一周的祷告仪式、布道宣讲和列队巡游，与此同时还伴有明亮的篝火和四处回响的教堂钟声。

这是一场为天降救赎举办的庆祝典礼，为了共同纪念这起伟大事件。英格兰和起义的荷兰诸省（编者按：自16世纪起，今荷兰地区受西班牙王国统治，直到1648年独立建成共和国）还打造了许多纪念章，其中一枚刻画了无敌舰队被“新教之风”吹散的景象，还烙有“上帝吐纳风雨，他们因之溃散”的字样。这场突然笼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劫难，极大地巩固了16世纪晚期正在英格兰呼之欲出的一种国家自我想象。在想象中，这是一座蒙神祝福的岛屿，一处崇奉新教的自由乐土。

17年后，在伊丽莎白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又有一幕彰显了天降救赎的好戏再次确认这种想象。1605年11月5日，天主教组织成员盖伊·福克斯刺杀詹姆斯一世及两会议员的火药阴谋被破获。11月恰恰是伊丽莎白登基的月份，这位女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光辉在当时与日俱增，此时披露罗马天主教的惊天密谋刚好提供了新的凭据，证明上帝一直在照着他的这片国度。随着教皇和敌基督的势力又一次遭到挫败，一项年度庆典自1605年开始设立，旨在每年提醒英格兰的男女，牢记这两次都称得上无与伦比的大事，为此他们有必要永远志于信仰的事业。

最后，好像是为了再三强调上帝将非凡的祝福赐予了这个国度似的，奥兰治的威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荷兰王”）在另一阵“新教之风”

上接《E1

和平幻象 战争狂想

“遍及王国各地的纺织品生产，是这块土地上劳苦大众赖以谋生的主要职业。”

到了1587年12月，在另一份报告的促使下，女王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又郑重警告他的女主人圣克鲁兹指挥的舰队，可能会赶在圣诞节前从里斯本起航。这份报告显然信息有误，但也许腓力确实曾经向西班牙舰队指挥官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于是还不到两个星期，英国军队已经整备完毕，女王的所有船只和充当附属力量的多数武装商船，都已配备一定规模的人员和物资，随时可以参战。假如圣克鲁兹遵从了西班牙国王的命令，迎接他的将会是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面对强敌，英格兰显然不像看起来那样毫无准备。

英方的“接待委员会”刚刚收拾停当，格林威治却又获得了来访将会推迟的消息，这当然令女王的将领们大倒胃口，在他们看来，一支不能投入实战的武装力量可谓百无一用，伊丽莎白也干脆地当即

女王“好赌”大英“脱欧”

伊丽莎白喜欢时不时地吹嘘自己拥有不逊于父亲的勇气，多次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甘心冒险行事，她的许多政策也是亨利八世不敢贸然推行的。

比起同时代的多数君主，伊丽莎白更关心臣民的经济困境，更加明白王室税收与民间社会的繁荣紧密相关。还有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也促使她时时为钱的事担忧。尽管荷兰人一直在抱怨她的吝啬，英国军官的不满声音甚至比先前还要刺耳，可是她已经累计往低地国家的战场投入了数万英镑，收效却与这么多钱扔进流沙里无异。这时候爱尔兰倒是一片安宁，可爱尔兰从来不是一个习惯安宁的地方，与西班牙公开交战必定会在那里引发新的麻烦。

上次议会里夸夸其谈地唱起了向西班牙开战的高调，可是女王

格兰，它面对和挫败的对手是非力二世的西班牙，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国，一个自封的罗马教会捍卫者。在时人和后代的眼中，这座由童贞女王（编者按：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故有此称）统御的小岛竟然击败了



图中文字意为“世界像一个剧场”。比利时地理学家奥特柳斯著作《寰宇概观》(1570年)卷首插画。

的助力之下，于1688年11月5日在英格兰托尔湾登陆。他将要履行身为光荣革命捍卫者的使命，而这场革命最后确保了新教和自由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个团结的英国威压地迈向向前的进程中，它其实是怀着骄傲的自信依次超越了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大帝国，直到在这世上远超群伦。它坚信自己是一个得到垂青的国家，它的宗教、自由无不安如磐石，它的舰队也好像有铜墙铁壁。不过等到1888年，当击败无敌舰队的第三个百年纪念日，在各地分散的庆典中度过时，典礼本身已经无甚必要了，大不列颠统治了海洋。无敌舰队战败的故事早已被重述了无数次，19世纪的一批杰出史学家，在重述时还补充了新的文献证据，如今这个故事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国家记忆之中。

即便如此，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西班牙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的庞大势力，可谓天意使然的大事，对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教徒而言，这场胜利也提供了有目共睹的凭证，证明上帝绝不会抛弃他孤苦无依的子民。

（1837—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晚期，世界又迅速地发生了巨变，这将激烈地改变英国及其世界帝国的前景。1940年的情景一如1588年，这个国家的生存再度命悬一线，某个狂热侵略的强国正咄咄逼人地跨越欧洲大陆，迫使又一个国家在其显然不可阻挡的打击下屈服。两件事相隔几个世纪，却又如出一辙。这让一位年届不惑、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学生训练的美国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心绪难平。很快，当他的祖国加入战争并于英国并肩作战时，他也将前往美国海军服役。“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他的序言如此开端，“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1940年6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

（1837—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晚期，世界又迅速地发生了巨变，这将激烈地改变英国及其世界帝国的前景。1940年的情景一如1588年，这个国家的生存再度命悬一线，某个狂热侵略的强国正咄咄逼人地跨越欧洲大陆，迫使又一个国家在其显然不可阻挡的打击下屈服。两件事相隔几个世纪，却又如出一辙。这让一位年届不惑、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学生训练的美国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心绪难平。很快，当他的祖国加入战争并于英国并肩作战时，他也将前往美国海军服役。“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他的序言如此开端，“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1940年6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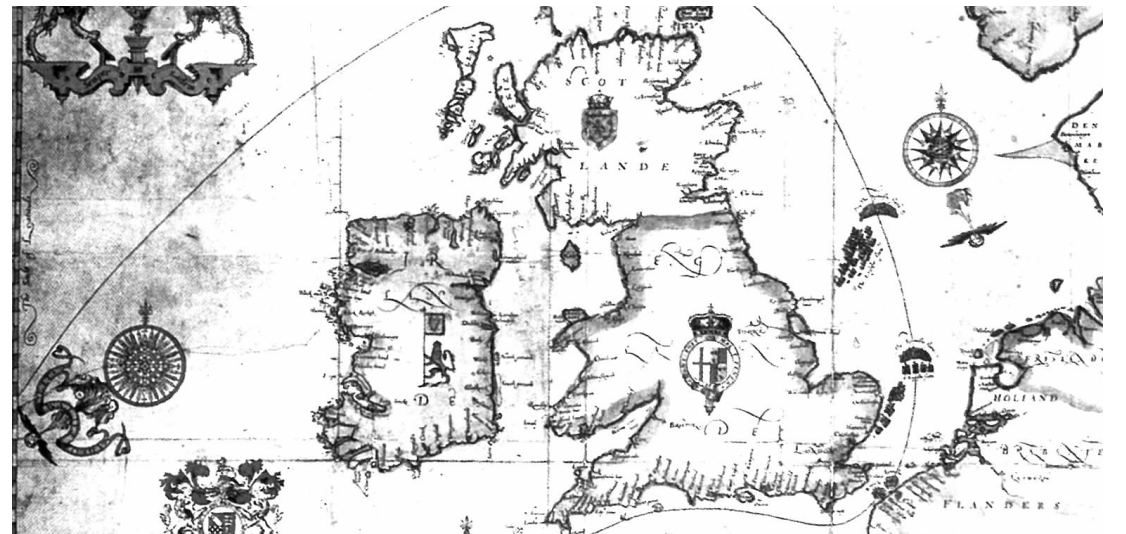
泰坦之战 时过境迁

19年后，即马丁利逝世前三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出版，批评界和大众读者的好评随即如潮涌来。英国史学家普拉姆写道：“这部书无可挑剔，是一部大多数史学家都会不惜耗费半生心血以求完成的杰作。”

马丁利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他没有仅仅把无敌舰队的故事局限于英国，或者英西双边关系的历史剧本中，而是将此置于全欧洲这场大戏之下。它不仅涉及伦敦和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也都深深卷入了戏剧冲突。

在此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经取得彻底成功的地方，马丁利成功了，他揭示了一张覆盖欧洲大陆的盘根错节的多边关系网，将英格兰的事业放在更为辽阔的欧洲语境下进行叙述，无敌舰队一役也被纳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相互对抗的宏大叙事之中，变成了这场囊括寰宇的全面战争中的转折时刻。从另一重角度看，这场战役甚至成了后来1940年春夏之际际达至高峰的另一场全面战争的预演。

整个故事或许更适宜从德雷克完成于1587年至1580年的



战败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逃归路程，沿途经过苏格兰和爱尔兰。

环球航行开始起笔，是这次周游而非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1587年的死刑判决，让利益遍及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感到了真切的威胁。同样，对1587年至1588年的全神贯注，还制约了故事另一端的叙述视野。这个故事无论如何不该以1588年无敌舰队的战败和溃散告终。新的人侵舰队将会在16世纪90年代再度向不列颠群岛进发，未来十年里，西班牙权势的骇人程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似乎并不逊色于从前。

当然，1588年这一战确实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征服英格兰的宏图大计在这一年落空，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就西班牙而言，这暗示着因为自己的罪过，上帝已经转而与他的选民彼此敌对。这种意识连同此后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战败，为西班牙的国民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直至20世纪囊括寰宇的全面战争中的转折时刻。

另一方面，对英格兰来说，这场大捷宛如一针强心剂，在全体国民的心中奠定了胜利的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仅在汉诺威和维多利亚时代解除了辉煌的硕果，还让英国人面临德国1940年

火力凶猛 难敌“船热”

在长期的海洋航行中，被称为“牢狱热病”或“船热”的致命斑疹伤寒，经常会让一半船员丧命。

加莱的丢失、与西班牙之间渐渐升温的敌对情绪，再度巩固了依凭海洋的观念。到了1588年，伊丽莎白已拥有一支全欧洲前所未有的强大舰队。它的主战部队包括18艘火力凶猛的盖伦帆船，最小的一艘排水量也有300吨，全部使用新式工艺建造和武装，在航速和战斗力上胜过当时任何一艘可能出现在海上的敌船。还有7艘盖伦帆船吨位较小，但也都在100吨以上。与之匹配的是数量充足、可以远海作战的各式轻帆船，它们轻盈、快速，便于操纵，在侦察、送信和近岸作业时可以大显身手。

到1587年，经过执掌舰队的几位热心臣作的努力，女王获得了一支有能力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在航行和操作性能方面压倒任何敌人的强大舰队，只要进入它们的攻击范围（即船上装备的一种长重炮以9磅重的炮弹平射的杀伤距离），英舰的火力足以占据决定性优势。

但受这些臣仆及其他人士抱怨，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诟病的一点在于，伊丽莎白并没有将这支傲视当世的海军舰队大胆派往西班牙沿海地区，去切断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间的贸易路线，将对手的战舰无助地封锁在港口内。相反，女王禁止大部分船只出港，只允许船上保留少量骨干船员，保持二级战备状态。这些做法违背了一条英国海军日后在

发起的猛攻时，能够举国上下坚定一心，勇于成为这场泰坦（编者按：希腊神话中统治世界的古老种族）之战中活下来的那一个。

时间又到了1988年，庆祝击败无敌舰队的第四个百年纪念日来临。当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庆典展览在格林威治的海军博物馆拉开帷幕时，看上去无敌舰队的故事终于耗尽了它对国民情感的所有号召力。就像马丁利本人首先期待的那样，当年涉事的各方都已各得褒贬，得其所哉。伴随英国的国民心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变迁，多数时候，无敌舰队一役已难以在集体意识中唤起共鸣，故事的遗音余韵正随尘埃落定。结果便是，无敌舰队的战败作为一起遥远的历史事件，到今天不过意味着按时重放的富有戏剧性的文献纪录片而已。

虽则如此，1940年那场黑暗和光明的伟大角逐毕竟距今未远，现实的强烈呼应更为戏剧化的历史重塑注入动人心扉的力量，仍将感染读者与之同行。

作者为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著有《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等。

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基本战略原则，即主动出击，尽可能贴近并压迫敌人。

由于她长久地统治着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因此清楚地知道，在大西洋浩瀚海面上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的舰船和水手，不会从中受益。假如贸然出击，纵使舰队能在暴风雨或是敌人的攻击中毫发无损，也需要修缮桅樯、填塞漏洞、补充绳索和帆布，还必须来一场彻底的船体倾侧试验和内外检修，才能再度出海。在长期的海洋航行中，被称为“牢狱热病”或“船热”的致命斑疹伤寒，经常会让一半船员丧命。

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船员们由于长期拥挤在污秽的环境中，经常只能依靠腌牛肉和鱼干果腹，吃着生了虫的饼干，喝着早已酸臭的啤酒，难免因为糟糕的饮食而健康每况愈下，被疾病耗尽体力。伊丽莎白也许已经把这些危险全部计算在内，也许只是舍不得动用这支珍贵的舰队，就像她节约使用自己的钱财一样。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怀疑，她大概也不会冒险在这个严冬把舰队派往西班牙海岸。

作者为美国历史学家，二战期间曾在美海军服役，战后复员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洲史。他的《无敌舰队》一书获1960年普利策奖。本专题图文选自《无敌舰队》（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两书中文版，译者分别为西师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感谢后浪出版授权。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